

#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



朱雀湖公园(作者供图)

盛夏时节,我来到可克达拉。对,就是那首《草原之夜》歌中所唱的那个“可克达拉”。

可克达拉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的县级市,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师部所在地,西距伊犁首府伊宁30余公里。在她的南边,伊犁河急匆匆地哗哗流淌着。

可克达拉是我的一个“熟悉的陌生朋友”。说陌生,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踏上她的土地;说熟悉,因为从我与她在歌中“相识”至今,足有半个世纪了。

可克达拉,是一片跳动着音符的土地。

1959年春天,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艺

用了40多分钟就完成了谱曲,为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传唱了60年的《草原之夜》就这样诞生了。

“可克”是哈萨克语,意为“绿色”,“达拉”是蒙古语,意为“原野”,“可克达拉”是综合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后产生的地名,意为“绿色原野”,这部纪录片也因此命名为《绿色的原野》。1985年,《草原之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并称之为“东方的小夜曲”。

可克达拉,是一片蕴含着红色基因的土地。农四师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等部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军十五师,曾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南泥湾大生产、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等,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新疆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现在,可克达拉的街头还有七一七团的纪念雕塑和以该团命名的七一七大道。

可克达拉,是一座年轻的崭新城市。2015年4月,可克达拉市挂牌成立,农四师师部从伊宁乔迁而来,到今年刚满7岁。喻之于人,还是个刚上学的儿童,稚气未脱。

听说我是第一次来可克达拉,农四师党校王副校长开车带我们兜风,逛新城。这里马路是新的、树是新的、广场是新的、楼房是新的、小区是新的、商场是新的、公园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就像一张白纸上刚画出的一幅画。

副校长骄傲地说,别看城市小,我们有29个公园呢。过去是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写完之后,张导把歌词交给了田歌。田歌读了歌词,兴奋不已,只

域90亩,水系与伊犁河湿地相连。湖面上倒映着蓝天白云,浮在水面上的睡莲与岸边的红柳、姹紫嫣红的薰衣草等交相辉映;湖心岛、湖心亭、风景石、石桥、长廊、亲水栈道错落有致;环湖有1.5公里的健康步道,供市民休闲健身。每逢周末,公园还放映水幕电影,那是市民的欢乐时光。公园里游人不算多,有年轻情侣在窃窃私语,有中年男女闲庭信步,有一家老小享受天伦之乐,悠哉游哉,一派祥和。阴凉处的空地上,一队披红挂绿的中年妇女在跳广场舞,放的音乐正是那首“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

午饭后,我们沿着一条叫“飘香路”的马路散步。天蓝得像刚洗过一样,几朵白云在飘,火辣辣的太阳像火球一样烤人,我们赶紧找树荫乘凉。一进树荫,便觉凉爽。这就是新疆的特点。一抬头,见树上结满了黄色的杏子,一串串、一簇簇,甚是诱人,真想摘一颗尝尝。同行的当地朋友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摘吧,可以摘”。我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朋友说,在可克达拉,路边的野果随便摘。我伸手摘下一颗半红半黄的杏咬了一口,嗯,酸中有甜,还没有完全熟。杏子是这里的特产之一。

原来,可克达拉与农四师实行师市合一管理,土地面积60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26.6万人,分布在19个团场,市核心区人口才1万人,因此街上行人稀少。路两边的杏树、苹果树、桑椹树以及叫不出名字的树的果实,随手可摘。

这也反映了一个许多城市新区的共性问题,设施崭新,人气不

旺,更何况可克达拉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边陲小城。40年前大学毕业生、怀揣建设边疆美好理想来新疆工作的兵团党校的王玉林教授告诉我,兵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每逢毕业季都到内地去广招天下英才,现在来新疆兵团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多了,其中不乏985、211名校的毕业生,来可克达拉工作的大学生也日渐增多。

王教授所言不虚,后来我结识的几位80后、90后年轻人,都是近年来自愿到可克达拉工作的内地大学毕业生,有陕西、甘肃、宁夏的,也有山东、河南的,现在都是所在单位的骨干,有的还当上了中层领导。山东80后小伙子孙希栋是个文学青年,10年前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身份来到可克达拉当老师,如今已成为所在学校的负责人。他说:“我已经爱上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可克达拉是我的第二故乡。”

《草原之夜》唱的“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是60年前人们对未来的畅想和期冀。如今,这畅想和期冀已经变成了现实。可克达拉已由一片荒原草滩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是兵团最大的粮油生产基地、玉米制种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的天然香料——薰衣草生产基地,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中国香料之乡”。农四师也由“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转型发展,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可克达拉,祖国西北边陲一片神奇的土地。

□夏珺



## 故乡山歌

□张煌新

“客家山村客家人,客家风俗客家情,客家音唱客家歌,客家山歌格外亲。”每当我哼着这首故乡山歌时,很自然便会想起故乡的山水和乡亲们。

我的故乡在粤东河源市源城区约三十公里处的万绿湖畔,一个地名叫锡场镇立溪村的地方,是一个客家山村。1958年国家在这规划兴建“新丰江电站”,父老乡亲们不得已要迁移他乡。当时我还没出生,姐姐刚满两周岁,母亲用箩筐的一头挑着我姐走的。听母亲说,集体迁移那天,乡亲们一路山道一路歌,用质朴的山歌表达着对故土的依依不舍:“政府号召齐响应,离乡别井齐移民,迁出家园建水库,建设国家一片情。”

多年后,新丰江电站建成,蓄水库区水位已定,许多亲征得政府批准后,又回到水淹不到的山坡上重新建造新家园。新丰江电站的蓄水区就是现在的万绿湖,如今被开发成一个风景如画的旅游区。370平方公里连绵青山,360个大小不一的绿岛,“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便是万绿湖的写照。每逢节假日,这里游客源源不断,有旅行社组团的,也有自驾游的。

乘黄金周假期,我也重返故乡,返乡路必须先乘船经过万绿湖。穿行在广袤浩渺的湖面上,阵阵碎浪如同激进心田,清凉、柔滑。湖心岛上鸟语花香,让我想起一句山歌:“站在高山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阿哥一首妹一首,好比织布梭穿梭。”正陶醉时,对面山坡上突然飘来一阵悦耳的山歌。我往远处山上张望,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引吭高歌:“锡场是个好地方,高山打鼓声远扬;山清水秀生态美,景色诱人似天堂。”

走了近一个小时的水

路,客船才停靠在码头。我上了岸,刚走近一座特色造型的小楼房,就听得屋内传出歌声:“山歌越唱越大声,山区变化日日靓;全靠党的政策好,山村建成小山城。”屋主正是那年我回故乡收集民间文艺时,领着我走家访户的谢大叔。这山歌是他原创的新山歌。他告诉我:“这盒山歌录音带是镇里举办山歌会时的实况录音。”谢大叔清了清嗓子,为我唱起即兴山歌:“改革开放好时年,山区处处是春天;农林并举大发展,百业兴旺笑开颜。”歌声引来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她有着山里人家那种特别的纯朴之美,一进门就对我唱道:“涯(我)话你知同志哥,唔系(不是)涯爱唱山歌;只因家乡面貌新,生活幸福歌就多。”歌声刚落,二楼的阳台上又传来了清脆、圆润的山歌声:“新编山歌唱新音,党是致富引路人;不忘初心加油干,建设山区全脱贫。”我正犹疑为何不见其人只闻其声,谢大叔告诉我,这位唱歌的是他刚进门不久的儿媳妇,是村里小学的教师。他们一家出了三位优秀山歌手,经常在村里文化广场为村民们唱山歌呢。

回乡第二天,刚好碰上三叔公大孙子举办婚礼。入夜闹洞房时,前来道喜的乡亲们山歌不断,新郎新娘更是情深歌甜,就听新郎开口唱:“心想种树望遮荫,心想连妹是真心;哥是真心妹真意,有心铁棒磨成针。”新娘也唱道:“高山岭顶种蚊惊(一种树名),唔使(不用)淋水也会生;总爱俩人心甘愿,情投意合伴一生。”还有乡亲们送上对新人的祝愿:“新郎新娘互相帮,同心合力奔小康;携手同走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甜。”“党给百姓好时年,雨露滋润百花鲜,勤劳换来开心日,幸福生活笑连连。”

欢乐的笑声伴着歌声,久久回响在山村的夜空中。

《乡音》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 我的“扫地僧”老师

□木青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江湖人称“扫地僧”。他总是将一身“武功”深藏在朴素的外表里,初次见面的人绝对看不出来。

记得老师第一天走进课堂时,那圆润的身躯,略黑的肤色,像极了金庸《天龙八部》里的“包不同”。

他慢慢踱上讲台,一手扶着圆圆的肚子,一手扶着扶圆圆的镜框,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写下三个字——李雪铭,自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名字。你们可以叫我李老师,也可以叫我老李。”

一打开书本讲课,老李的气场马上不一样了。他学识渊博,课堂上总是妙语连珠,几节课下来便吸粉无数。本就喜爱语文的我,更是学习热情高涨。老李还经常会秀一秀“才艺”,让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毛孩子两眼发光。比如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兰亭集序》,老李上完课后,拿出了他临摹的王羲之行书版本《兰亭集序》和瘦金体版本的《兰亭集序》,顿时惊艳四座。这场“书法秀”后,班上刮起了一股练字风,别说,效果真不错。作为语文课代表的我,再没收到过“鬼画符”的作业了。

老李在跟我的父母做了深度交谈后,也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临走前,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无论何时何地,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梦想。老师一直看好你。”一直是高人风范的老李,此刻亦手足无措。

我跟老李就此一别,再无相见。后来只是陆陆续续在同学口中听到一些消息。我一直将老李最后叮嘱我的话牢牢记在心底,至今不敢忘怀。当我遇到挫折想要放弃时,老李那殷殷的目光、期盼的话语,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不忍辜负。我只觉幸运,得遇恩师,如海岸边不灭的灯塔,让我无论何时都不会迷航。



云雾空潭里的塔院寺

## “柿”去的爱

□韩磊

香,在寒冷的冬日吃上一口大柿子,着实甜到了心里。

如果采摘不及时,再赶上刮风下雨天,很多柿子会摔落到地上。鸟儿和小昆虫们此时必定心里乐开了花,它们会成群结队过来“吃大餐”。奶奶却皱起了眉,烂柿子不及时清理,一来会显得很脏,二来会让小路变得很滑,踩上去很容易摔倒。所以她总是尽量及时采摘完所有柿子,吃不完的都制成柿饼,年前找时间拿到集市上去卖。

卖柿子的集市在镇上,需要穿过两个村子才能到。北方冬天的清晨,用天寒地冻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一大早,二婶便骑着三轮车来接奶奶去集市。两人将柿子抬上车,奶奶蒙着头巾,将装满热水的暖水袋抱在怀中,裹上棉被,蜷缩在车斗里的柿子旁。三轮车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迎着朝阳缓慢前行,不时发出吱呀呀的声音。中途会有一段土路和一段用砖块铺成的马路。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奶奶就要下车走一走,路面最大的也只是二十元。她会从中抽出一张二十元:“来,给你

到了集市,时间尚早,便可以占据醒目一点的摊位,生意会相对好一些。摆好柿子,奶奶坐在马扎上盯着摊位,时不时吆喝两声,算是生意开张了。二婶则去买早饭,她总爱光顾同一家早点铺,五角钱一个新出锅的肉饼,配着从家里装的热水,趁着热乎吃上几口,简简单单凑合一顿。

“咱们不差那点儿钱,您安心养老享福就行。”叔叔婶婶们曾多次劝奶奶,别再去遭那个罪了,可奶奶不听。“吃不完浪费多可惜,卖点钱干些什么不好。”老一辈人那种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质也一直深深影响着我。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时,吃过除夕夜饭后,我便迫不及待去奶奶屋里讨压岁钱。奶奶屋里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普通灯泡,昏黄的灯光下,她正坐在炕上,一见我兴冲冲地进门来,她便笑着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用布条包裹起来的有些褶皱的鼓鼓囊囊的“钱包”,一层一层掀开,里边有一角、二角、五角……面值最大的也只是二十元。她会从中抽出一张二十元:“来,给你

几年没有吃过柿子了,前段时间和姐姐通话,聊及于此,不知她竟从哪里寻到一些给我寄了过来。盛夏里吃到新鲜的柿子真不容易,满满一箱,每个都很干净,剥开皮尝了几口,甜是甜,却还是感觉少了些味道。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柿子。奶奶的院子里便有两棵柿子树,一棵结大柿子,一棵结小柿子。大柿子成熟的时间会早一些,果肉鲜甜多汁,里边的“舌头”是我的最爱;小柿子肉质紧致,吃起来清脆干爽,也十分美味。奶奶说,这两棵柿子树是我在我出生那年她亲手种下的,希望家里能因为我的到来更加红红火火,也希望我能一生事事(柿柿)顺风、吉祥平安。后来它俩就好像背地里商量好一般,牵手比肩,早已长得枝繁叶茂,犹如两个巨人俯视着我。

我和姐姐常去奶奶家蹭吃蹭喝。奶奶还在准备饭菜的时候,我们便在院子里抓小昆虫玩,玩累了就到柿子树下乘凉,直到听见奶奶大声呼唤着:“饭熟了,洗洗手快出来吃吧。”她搬一张小木桌放在树

下,摆上饭菜,然后倚靠在树荫下的摇椅上,摇着蒲扇,看我们“狼吞虎咽”,有时忍不住还会笑着唠叨上两句:“慢点吃,别噎着,又没你们和你们抢。”每年国庆节前后,小院里就会热闹起来,柿子也陆续成熟。那时候父母给的零花钱少,柿子便成了我们解馋的抢手货。姐姐会拿着奶奶早就准备好的长木棍,木棍顶端有铁钩,钩住柿子后边的枝条拧上两圈,柿子连带着枝条会一同被拉下来。这时最需要控制力道,慢慢收棍,卡住枝条,确保柿子不会掉到地上。我会爬树,总想偷偷爬上去摘那些木棍够不到的柿子,但奶奶发现后,总会大声喝止我,生怕我一不留神摔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柿子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树枝也被压得越来越弯,但柿子树从没表现出不满,独自承受着一切。到了入冬前,奶奶便开始摘柿子。半熟的柿子也都摘下来并用纸箱装好,再往其中混入几个苹果,一段时间后便会都变成熟。奶奶总是会挑几个大的先给我送来,夹杂着苹果的馨